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孙书文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中国现代文论在中国社会复杂进程中发展，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结构与历史发展现实中演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艺理论百年历程紧密契合，百年中国文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借鉴、改造、创新西方文艺理论，汲取、融合、发展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结合、反思文艺实践的曲折历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进行梳理、分析、研究，既是文艺理论综合创新、持续推进的需要，也是面对新的时代节点、面对新的文艺实践，回答时代新问题、迎接时代新挑战，推进理论发展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从史诗般的新时代表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从史诗般的新时代表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真正自觉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肇始于毛泽东，并在他那里形成了第一个经典形态。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在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大众化、文艺生产中，文艺接受等多个方面推进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在新时代的发展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充分倡导，中华美学精神的积极提倡两个方面尤为突出。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

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挑战，顺利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集和激发近14亿人民的磅礴力量”。这一强调，进一步凸显了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人民是文艺作品的检验者和评判者等重要论断。充分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典型特色。进入新时代，对“人民”更为丰富的、更注重人民的个体性的解读，显现了理论新的发展，为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看“人民”，也更有了国际化的眼光。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充分强调了“人民”的个体性特点。在以往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邓小平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大了“人民”的范围，将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划入工人阶级，同时评价人物的标准不再是基于经济地位的、鲜明的政治性的进步与不进步的评价，而是更加多元化，也更加弹性化。在这一视域中的“人民”依然具有强烈的集体性特点。进入新时代，作为个体的“人民”更加突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这一判断是中国现代理论中“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理论共同发展的结果，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深厚土壤。“人民文学”理论奠基于也可以说成熟于毛泽东的《讲话》，在革命战争年代将文艺动员群众、打击敌人的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人的文学”理论，则与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上个世纪50年代，巴人的《论人情》、王淑明的《论人情与人情》、钱谷融的《“文学是人性”》等文章倡导人道主义，“反右”运动到来之际，遭遇批判。新时期，人性与人情又被重提，王若水等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显示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理论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两种说法。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人道主义，两者虽都以寻求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以最高的目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却不同，前者努力改造制度、讲制度的重组；后者努力改造自身，讲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提出与深化，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理论的深度，体现为：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出发点、落脚点与着眼点，从人

的实践的角度来认识文学艺术活动，文艺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想象性、情感性的确证，等等。

三

倡导中华美学精神，是富有新时代特色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突出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合的成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的勃兴，在今天的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有学者认为：“这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昭示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苏和新生”，“自此，传统文化复兴结束了民间自发的阶段，开始进入政府主导的新时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因而告别了那种群龙无首、自由无序、泥沙俱下乃至泡沫横飞的状态，走上秩序化轨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经过广义的“翻译”，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这个过程意味着双向的文化交流：不仅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形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获得了当代形式。这种转化的深化和发展，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实现本土化，从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实践的强大精神武器的需要。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当前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有重要借鉴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给予了许多新的阐释，特别是提出了“中华美学精神”概念，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中华美学精神”

再一次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底色、根基与取向，指引当下的文艺理论建设要体现中国的文化元素和理论色彩，杜绝用西方标准来剪裁和衡量我国文艺和文艺作品，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切实落到实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文质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美的发现”“美的创造”“美学精神”等美学范畴和词汇，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表述增加了美学光泽，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

“中华美学精神”作为新时代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一方面明确地把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同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大力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了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在精神层面所应持守的“中华立场”，也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这一命题在被赋予深刻价值的同时，对当代中国文艺内在的美学追求也作出了规定，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明确，强化了对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价值构建要求。

四

包括新的文艺实践在内的新的社会实践铸造新的文艺理论，推进文艺理论实现新的发展，同时，新的理论发展又必然影响到文艺发展实践。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们如李大钊、陈独秀，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如郭沫若、茅盾等人，他们所指称的“人民”更侧重于工人，受到这些看法的影响，上个世纪30年代的作品中很少涉及农民，茅盾创作的“为人生”的文学，很少见到农村和农民的踪迹，他“为”的是没有农民的“人生”。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产生脱节，五四前夕真正产业化的工人大约200万，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五。毛泽东将“人民”确定为“工农兵”，还包括可以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一定义使当时文学的面貌有了改观。新时代对“人民”更具个体性的指称，也必然会为文艺的飞翔提供更广阔的天空。

面对铸造新民族史诗重任，当代文艺理论、也即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当代发展面临着重要任务，概括地讲，既要“入乎其内”，还要“超乎其外”。



新时代青年诗人的眼力和笔力

□孔令剑

会主义发展道路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首先提出的，时间是1982年9月1日。1982这个年份，已经进入到我们一些青年诗人的生命历程了，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个“80后”，青年诗人们大都和它年龄相仿。那么一个事实就显现了：我们既是它的见证者，也是它的参与者。虽然因成长长期的缘故此前参与的并不多，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伴随着的是“80后”一代进入自己人生和创作的成熟期，逐渐从社会新生力量向中坚力量的成长，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应该能够为这个时代贡献得更多也更好。

二

诗人，顾名思义，是指写诗的人。什么是“诗”？我们暂且说它是自明的。这里首先重点讨论“人”在现时代的一个特征：科技思维和工具化。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世界一直在科学技术的道路上大步前进。而我国自19世纪中叶开始，也踏上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在科学技术的指引下，我们的世界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出现的，是“人”作为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者和使用者，却也长期被科学技术反向改造着，科技思维已经浸透了文学以及人们的日常感觉方式，而且科学技术也显示出了越来越脱离人类制约的危险，“人”的生命体验在一步步弱化，“人”的内在需求和所应实现的个体超越在逐渐丢失，也许这是所有危险中最危险的“危险本身”。

以此特征观照当下的诗歌写作，我们发现，在诗歌写作领域，诗人的敏锐性出现了钝化，感知力和想象力由盈而亏，敏感性时代，诗歌的创作在内容、形式等方面显现了某种滞后。同时，诗歌中的精神性越来越稀薄，对永恒的追求越来越瞬间化和碎片化。在诗歌中，人的高度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降低。

荷尔德林在诗中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也因此，近观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转变，“人”的总体性和现实存在主体性空前张扬，正是对这一危险的疗救。例如德国现代生命哲学家狄尔泰，他从人的全部身心发展和心灵宇宙出发，阐释作为主体的人是如何感受世界、体验生活，表达自我意识、理解人类历史，从而最终成为“整体的人”。在它的“人—社会—历史的实在”框架中，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是个体，也是群

体之一员，而且是包含着过去、当下、未来的“历史实在”。同时，作为哲学家的狄尔泰十分推崇莎士比亚、歌德、荷尔德林等人的诗歌，他认为“诗的表达是对世界意义和生命之谜的显现和展示，而且诗的表达历史地揭示出人们体验和领会生活意义的无限可能，以及人性与世界关系的真实价值”。时至今日，从一定层面上来说，狄尔泰的有些观点对我们仍有参考和启发意义。

当下，“人的全面发展”被再一次明确提出。如果从“人”的全面价值和超越性意义方面强调，借鉴狄尔泰“整体的人”的观念，诗人也就意味着，通过诗歌的写作要达成和实现“人”的某种“整体”，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诗人提出的根本任务。

就像一个人需要从自我人生阶段的定位中感知个体的历史和未来，进而把握“现在”一样，“青年”一词也有其本身的“身世”。在我国，虽然古语中早有“青年”“后生”“郎”等词语，但“青年”被广泛使用，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的。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意味着“青年”尤其是作为社会群体的“青年”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一历史时刻，作为青年诗人的我们，在现实的社会行动和具体的诗歌实践中，又该有何样的责任和担当？

三

什么是“诗”？诗人在写诗之前，也许心目中早已有了一个“诗”的隐约有面容。诗人们的写作，就是在努力把心中“诗”的隐约有面容呈现出来，逐渐清晰化，变成自己和其他人可观可感的具体形象。也许所有这些形象的无限叠加，才能真正显现出“诗”的独特面容，也才能体现出人的内心世界精神和情感的“谜之结果”。而这些面容由空间和时间的交互渲染而成。

空间指向诗人所在的地域特性，或者说，诗人本身在社会立体网络中的位置基本形成了他的诗歌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呈现出了历时的流变。时间指向诗人本身成长发展的时期，以及诗歌写作的阶段性特征，而诗人和诗又被更为长久和稳定的时代所规约，呈现出某些整体的时代特色。那么，在新时期的历史时空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诗和艺术表达？青年诗人应该拥有怎样的眼力和笔力？

眼力，具体是指诗人对新时代、人以及诗歌主动观照的视域和见识。下面简要阐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诗歌的高端视野和伟大抱负。从质上

来论，“诗”是文学的、艺术的、美学的，但同时也是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在具体的诗，它是汉字的、表达的，也是音韵的、动听的，它可以是片段，也可以是整体，它是空灵的，也是现实的，是个体体验的，也是读者反应的，也许诗不不仅是诗，而诗人要有“诗就是全部”的志向和抱负，既要站在人类精神文化的全局和高度，深刻理解“诗”的本质，以顶端写作的目光观照诗歌的价值追问和价值定向，又要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细部，以其所特有的核心价值理念为指导生动描画、引吭高歌，更要在继承融合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西方现代诗歌和百年新诗这当代诗歌三大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再创造，合为时而著，合为事而作，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歌。

二是聚焦和注目“新时代”的火热现实。加强现实题材的诗歌创作，强化社会和精神“事件”的艺术展开，及物触实，不滥情虚情，不矫揉造作，通过置身广阔社会历史突破个人情思的狭窄境地。从花草树木、山光水色的农业社会形态，转化升级到机械生产、都市建造、网络信息等时间和空间双重改变的现代社会形态。从个体对自己的生存发展、对象世界的改观创造，以及自然万物的感受理解等真实体验出发，转化成为诗的创作的内在核心。

三是形成和追求真善美的辨别和判断能力。青年诗人要在深入实践、广泛阅读、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美丑善恶，是非真假辨别和判断的标准和能力，坚持诗歌是审美的、向善的、求真求实的，而丑陋、邪恶、虚情假意是要坚决批判和反对的。要坚持诗歌的本真追求，而不是文字游戏和文本狂欢，不是攀附风雅的虚荣和轻浮，更不是达成某些世俗功利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诗是诗人个体的特殊体验和反思，但超越性和普遍性是其最终的价值属性，青年诗人要戒骄戒躁、潜心创作，不以高产而自喜，而以质优为美德；不固步自封，囿于一己之见，而是虚心向学，善请他山之石。

笔力是指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在语言、题材、形象、韵律、情感、思想、审美等多方面达到的功力和造诣。“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笔力如何，是对诗人最基本也是最终的考验，笔力不行，一切都是空谈。这里重点从语言力、精神力、行动力三个方面阐述。

一是提高对诗歌语言的认知深度和驾驭能力。语言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而对诗人来说，“语言”有着家园一般的存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对语言的认知程度，决定了一个诗人诗歌道路

“入乎其内”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要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文艺发展的实践，勇于推进新理论。例如，科技促进文艺的新变，典型地表现为，网络、人工智能对文艺的改变。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与传统文艺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与交流。在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之下，网络文艺发展速度惊人，表现在海量的文艺作品、众多的文艺形态、惊人的受众数量、蓬勃的网络文艺产业。同时，对网络文艺这种新兴的艺术形态的质疑也时时出现，批评的焦点聚集在：整体质量偏低，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过分类型化，同质化突出，创造性弱；接受者与创作者关系错位，拼凑、抄袭现象严重。网络文艺要发展，要处理好文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不要让网络文艺成为炫目而又空洞的技术展示平台；要处理好文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要让网络文艺成为唯市场而动、哗一时之宠的文艺“商品”；处理好文艺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不要让网络文艺成为唯点击率之马首是瞻的廉价玩物。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诸多理论都能给予这些问题以丰富的借鉴。

“超乎其外”，则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建设汇入“学术中的中国”的融铸之中。“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融铸“学术中的中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本来”是“根”之所在，体现为我们坚守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承创新的中华传统文化。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世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发展的旨归所在。

上，对语言的认知程度，决定了一个诗人诗歌道路的广度和深度。语言不只是诗歌写作的中介，对“语言”的追求，是诗人真善美追求的“总和”。诗人在使用语言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也担负着推进语言前行的重任。诗人们在自觉和不自觉地恢复着语言的原初状态，极力打破语法、逻辑的常规，使诗的语言具有诗一般的多义性、隐喻性。新时代既会对诗歌语言提出新的要求，本身也孕育和催生着新的语言范式，因此青年诗人首先要有敏锐把握和努力寻求遵循这种语言范式的“新语言”的意识，并在新的诗歌创作中探索、确立，形成风格，这是“新时代”实现真正中国书写和中国表达的首要任务。

二是强化诗歌的感染力和精神力。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中说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急于言，莫切乎声，莫深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根情”即来源于情。诗歌之所以感动人心，首先是因为情感的感染力。情感是诗歌的第一要素。“实义”即是把“义”落到实处。“义”，现代汉语解释为公正合理的道德、道理或行为，是精神思想层面的指向。诗人应有重新确立世界和建立大地的宏愿，在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唤回日渐低落的情感体验，在思想上对人生、社会有新的认知和开拓，以此获得新时代生命生活的意义。

三是加强诗歌的反应力和行动力。如前所述，诗人、诗歌的社会、时代属性，让我们认识到：诗歌不仅仅是诗人自我和群体的独自吟咏和沉思，写诗也不仅仅是诗人的个体行动和小集体行为，诗歌的内在本质必然召唤诗人们走向人民群众的广泛群体之中，走向他们的努力、作为、情感、痛苦和希望。青年应该站在时代的最前沿，青年诗人应该站在新时代诗歌的最前沿，有着对社会重大事件、普遍现象的艺术反应能力，应该把诗歌从纸面文章转化为新的现实行动，在创作中积极体现出诗歌的凝聚、引领、感召、穿透的行动力量。

结语

在新时代，青年诗人首先应该建立对新时代内在而深刻的认同，以新时代青年人的担当作为，坚守诗歌艺术领域，开阔视野，提升境界，关注现实，敏锐体验，突破自我，关爱他人，展开行动，求新求变，创作无愧于时代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诗篇。

青年诗人要有站得高看得远，继而能发现新的高点的勇气和耐力；要有人生一瞬胸罗宇宙接千古、天地人间和和美美、身后百代我为先的超然和自信；要有蜡炬成灰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激情昂扬奋发有为的牺牲和担当；要有坚守阵地，以全部的热情和才思，为社会为国家营造团结、建立希望、谋求幸福的情怀和风度。

